

書經集註

九

五七九
559
9





書經集註卷之九

多方

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此
 篇按費音誓言祖茲淮夷徐戎並興即其事
 也疑當時扇亂不特殷人如徐戎淮夷四方
 容或有之故及多方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
 有○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
 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略以殷人
 心不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武成常慨周取

明治世五年十一月廿七日
 森鴻次郎氏等贈

殷之易下同及讀此八篇又惟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誥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生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砒砒石次也之與羨王。然王莽公孫述隗囂音敖之流終不能使入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瓴音盛然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成王即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征滅之杜預云奄不知所在宗周鎬京也呂氏曰王者定都天下之所宗也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宗周衛孔悝之鼎銘曰隨難去聲于漢陽即宮于宗周是時鎬已封秦宗周蓋指洛也然則宗周初無定名隨王之所都而名耳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

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呂氏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誥終於此篇故發例於此以見大誥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成王滅奄之後告諭四國殷民而因以曉天下也所王殷民故又專提殷侯之正民者告之言殷民罪應誅戮我大降着爾命爾宜無不知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圖謀也言商奄大惟私意圖謀天命自底滅亡不深長敬念以保其祭祀。呂氏曰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人謀之私而非天命之公矣此蓋深示以天命不可妄于乃多方下篇之綱領也下文引夏商所以失天命受天命者以明示之。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言帝降災異以譴告桀桀不知戒懼乃大肆逸豫
 憂民之言尚不肯出諸口况望其有憂民之實乎
 勸勉也迪啟迪也視聽動息日用之間洋洋乎皆
 上帝所以啟迪開導斯人者桀乃大肆淫昏終日
 之間不能少勉於是天理或幾評乎息矣况望有
 惠迪而不違乎此乃爾之所聞欲其因桀而知紂
 也厥逸與多士引逸不同者猶亂之為亂為治耳
 逸豫以民言淫昏以帝言各以其義也此章上疑
 有缺文。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

崇亂有身因甲于内亂不克靈承于旅罔
 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
 憤日欽劓割夏邑

此章文多未詳麗猶日月麗乎天之麗謂民之所
 依以生者也依於土依於衣食之類甲始也言桀
 矯誣上天圖度帝命不能開民衣食之原於民依
 恃以生者一皆抑塞遏絕之猶乃大降威虐于民
 以增亂其國其所因則始于内嬖蠱其心敗其家

不能以承其衆不能大進於恭而大寬裕其民亦
惟夏邑之民貪叨忿憤者則日欽崇而尊用之以
戕害於其國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

殄有夏

言天惟是為去聲民求民主耳桀既不能為民之主天
乃大降顯休命於成湯使為民主而伐夏殄滅之
也○呂氏曰曰求曰降豈真有求之降之者哉天
下無統渙散漫流勢不得不歸其所聚而湯之一

德乃所謂顯休命之實一衆離而聚之者也民不
得不聚於湯湯不得不受斯民之聚是豈人為之
私哉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

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

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純大也義民賢者也言天不與桀者大乃以爾多
方賢者不克永于多享以至於亡也言桀於義民

不能用於所敬之多士率皆不義之民上文所謂
切憤日欽者同惡相濟大不能明保享于民乃相
與播虐于民民無所措其手足凡百所為無一能
達上文所謂不克開于民之麗者政暴民窮所以
速其亡也此雖指桀多士爾殷侯尹民嘗逮事紂
者不陽然內愧乎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簡擇也民擇湯而歸之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湯深謹其所依以勸勉其民故民皆儀刑而用勸
勉也人君之於天下仁而已矣仁者君之所依也
君仁則莫不仁矣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明德則民愛慕之謹罰則民畏服之自成湯至于
帝乙雖歷世不同而皆知明其德謹其罰故亦能
用以勸勉其民也明德謹罰所以謹厥麗也明德
仁之本也謹罰仁之政也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

用勸。

德明之而已。罰有辟，備焉。有宥焉，故再言辟而當。祛罪亦能用以勸勉，宥而赦過亦能用以勸勉。言辟與宥皆足以使人勉於善也。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呂氏曰：爾辟，謂紂也。商先哲聖世傳家法，積累維持如此。今一旦至于汝君，乃以爾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命而亡之，是誠可閔也。天命至公，操則存，舍則亡。以商先王之多方，基圖之大，紂曾

不得席其餘蔭，其亡忽焉。危微操舍之幾，周公所以治天下深矣。豈徒曰慰解之而已哉。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

非天庸釋有殷。

先言嗚呼而後言王若曰者，唐孔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後稱王命，以誥之也。庸，用也。有，心之謂。釋，去之也。上文言夏殷之亡，因言非天有心於去夏，亦非天有心於去殷。下文遂言乃惟桀紂自取亡滅也。○呂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始宣布成王之

誥告以見音周公未嘗稱王也。又此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復語相承，書無此體也。至於此章，先鳴呼而後，王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更官豫憂來世，傳疑襲謬，蓋有竊之為口實矣。故於周公誥命終篇發新例，二著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必列列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胥有

辭。

紂以多方之富，大肆淫泆。圖度各連天命，瓊胥有

辭與多上言桀大淫泆有辭義同。殷之亡非自取乎。以下二章推之。此章之上當有缺文。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

邦間之。

集萃也。享享邦之享。桀圖其政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俾有殷代之夏之亡非自取乎。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罔天

惟降時喪

蠲潔悉進也。紂以逸居，逸淫，適無度，故其為政不蠲潔而穢惡，不悉進而怠惰。天以是降喪亡于殷，殷之亡非自取乎？此上三節皆應上文，非天庸釋之語。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

須臾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聖通明之稱，言聖而罔念則為狂矣。愚而能念則

為聖矣。紂雖昏愚，亦有可改過遷善之理。故天又未忍遽絕之。猶五年之久，須待暇實於紂，觀其克念大為民主而紂無可念可聽者五年，必有指實而言。孔氏牽合歲月者，非是。或曰：狂而克念，果可為聖乎？曰：聖固未易為也。狂而克念，則作聖之功，知所向方。大甲其庶幾矣。聖而罔念，果至於狂乎？曰：聖固無所謂罔念也。禹戒舜曰：無若舟，朱傲惟慢遊是好。一念之差，雖未至於狂，而狂之理亦在是矣。此人心惟危，聖人拳拳告戒，豈無意哉。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

多方罔堪顧之。

紂既罔可念聽天於是求民主于爾多方大警動以復妖音侵祥謹告之威以開發其能受眷顧之命者而爾多方之衆皆不足以堪眷顧之命也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

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典主式用也克堪者能勝音升之謂也德輔如毛民鮮聲克舉之言德舉者莫能勝也文武善承其

衆克堪用德是誠可以為神天之主矣故天式教文武用以休簡擇畀村殷命以正爾多方也呂氏曰式教用休者如之何而教之也文武既得乎天天德日新左右逢原其想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非諄諄然而教之也此章深論去天下向者天命未定眷求民主之時能者則得之孰有過汝者乃無一能當天之眷今天既命我周而定于一矣爾猶洵洵研拱不靖欲何為耶明指夫命而警懼服四海姦雄之心者莫切於是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言今我何敢如此多誥我惟大降宥爾四國民命舉其宥過之恩而責其遷善之實也

爾曷不悅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又

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

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夾夾輔之夾介賓介之介爾何不誠信實裕於爾

之多方乎爾何不夾輔介助我周王享天之命乎

爾之叛亂據法定罪則猶所歸也其宅收其田可

也今爾猶得居爾宅耕爾田爾何不順我王室各

守爾典以廣天命乎此三節責其何不知此也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

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

正

爾乃屢踏不靜自取滅爾心其未知所以自愛

聖爾乃大不安天命耶爾乃輕棄天命耶爾乃自
為不法欲圖見信于正者以為當然耶此四節責
其不可如此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
于毋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
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
自速辜。

我惟是教告而誨諭之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今
至于再至于三矣爾不用我降宥爾命而猶狃
反於叛亂反覆我乃其大罰殛殺之非我有周持
德不安静乃惟爾自為凶逆以速其罪耳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

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監監洛邑之遷民者也猶諸侯之分民有君道焉
所以謂之臣我監也言商士遷洛奔走臣服我監
於今五年矣不曰年而曰祀者因商俗而言也又

按成周既成而成王即政成王即政而商奄繼叛事皆相因統二二年耳今言五祀則商民之遷固在作洛之前矣尤為明驗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臬事也周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為名胥伯小大衆多之政蓋殷多士授職於洛共長治遷民者也其奔走臣我監亦久矣宜相體悉竭力其職無或反側媮惰而不能事也

自作丕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

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心不安靜則身不和順矣身不安靜則家不和順矣言爾惟和者所以勸勉之也和其身睦其家而後能協于其邑雖然有恩以相愛衆然有文以相接爾邑克明始為不負其職而可謂克勤乃事矣前既戒以罔不克臬故以克勤乃事期之也

爾尚不息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倅克

閱于乃邑謀介

忌畏也。穆穆和敬貌。頑民誠可畏矣。然如上文所
言爾多士庶幾不至畏。忌頑民。凶德亦則以穆穆
和敬端處爾位。以潛消其悖逆悖戾之氣。又能簡
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則民之頑者。且革而化
矣。尚何可畏之有哉。成王誘掖音友商士之善。以
化服商民之惡。其轉移
感動之機微矣哉。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
爾。我有周惟其大介。春爾迪簡在王庭尚

爾事有服在大僚

爾乃自時洛邑庶幾可以保有其業。力畋爾田。天
亦將畀矜音與矜於爾。我有周亦將大介助。春爾
於爾。啟迪簡拔置之。王朝音其庶幾勉爾之事。
有服在大僚。不難至也。多士篇商民嘗以夏迪簡
任王庭有服在百僚為言。故此因以勸勵之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
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

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誥告將終乃歎息言爾多方如不能相勸信我之誥命爾亦則惟不能享上凡爾之民亦惟曰上不必享矣爾乃放逸頗僻大違我命則惟爾多士自取天威我亦致天之罰播流蕩析俾爾離逖爾土矣爾雖欲宅爾宅畋爾田尚可得哉多方疑當作多士上章既勸之以休此章則董之以威商民不惟有所慕而不敢違越且有所畏而不敢違越矣

王曰我不惟多詰我惟祇告爾命

我豈若是多言哉我惟敬告爾以上文勸勉之命而已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與之更始故曰時惟爾初也爾民至此苟又不能敬于和猶復扶又乖亂則自底誅戮毋我怨尤矣開其為善禁其為惡周家忠厚之意於是篇尤為可見○呂氏曰又曰二字所以形容周公之惓惓斯民命已畢而猶有餘情誥已終則猶有餘

語顧盼之光猶睥然溢於簡冊也。

立政

吳氏曰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而其旨意則又上戒成王專擇百官有司之長如所謂常伯常任準人等云者蓋古者外之諸侯一卿已命於君內之卿大夫則亦自擇其屬如周公以蔡仲為卿士伯冏謹簡乃僚之類其長既賢則其所舉用無不賢者矣
葛氏
曰詰體也今一文古文皆有。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此篇周公所作而記之者周史也故稱若曰言周公帥群臣進戒于王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群臣用皆進戒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長聲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三事之外掌服監者曰綴衣執射御者

曰虎賁皆任用之所當謹者周公於是歎息言曰
美矣此官然知憂恤者鮮矣言五等官職之美而
知憂其得人者少也吳氏曰綴衣虎賁近臣之長
也舊氏曰綴衣周禮司服之類虎賁周禮之虎賁
氏也

古之人廸惟有夏乃有室夫競籲俊尊上
帝廸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
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

準茲惟后矣謀而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
乃三宅無義民

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惟有夏之君當王室太強之
時而求賢以為事天之實也廸知者蹈知而非苟
知也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言夏之臣蹈知誠
信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其君曰拜手稽首后矣
云者致敬以尊其為君之名也曰宅乃事宅乃牧
宅乃準茲惟后矣云者致告以叙其為君之實也
茲者此也言如此而後可以為君也即皋陶與禹

言九德之事謀而者謀人之面貌也言非迪知忱
恂于九德之行而徒謀之面貌用以爲大順於德
乃宅而任之如此則三宅之人豈復有賢者乎蘇
氏曰事則向所謂常任也牧則向所謂常伯也準
則向所謂準人也一篇之中所論宅後者參差初
簪反下不齊然大要不出是三者其餘則皆小臣
初宜反不齊然大要不出是三者其餘則皆小臣
百執事也吳氏曰古者凡以善言語人皆謂之教
不必自上教下而後謂之教也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夏桀惡德弗作往昔先王任用三宅而所任者乃

惟暴德之人故桀以喪亡無後

亦越成湯陟不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

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後嚴惟丕式克

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

四方用丕式見德

亦越者繼前之辭也耿光也湯自七十里升爲天子典禮命討昭著於天下所謂陟不釐上帝之光

命也。三定謂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克即者言湯所用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也。三俊說者謂他日次補三宅者詳宅以位言後以德言。意其儲養待用。或如說者所云也。惟思式法也。湯於三宅三俊嚴思而不立法之故。能盡其宅俊之用。而宅者得以效其職。俊者得以著其才。賢智奮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下音異。齊畿甸之協。則純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徧觀法之同。則大之至也。至純至大。治道無

餘蘊矣。曰邑曰四方者。各極其遠近而言耳。

嗚呼其在受德賢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羞刑進任刑戮者也。庶習備諸眾醜者也。言絕德強暴又所與共國者。惟羞刑暴德之諸侯所與其政者。惟庶習逸德之臣下。上帝敬致其罰。乃使殺周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焉。甸者

井牧其地。什伍其民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

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三宅二俊文武克知灼見皆曰心者即所謂迪知
忱恂而非謀面也。三宅已授之位故曰克知。三俊
未任以事故曰灼見。以是敬事上帝則天職脩而
上有所承。以是立民長伯則體統立而下有所寄。
人君位天人之兩間而俯仰無作者以是也。夏之
尊帝商之不釐周之敬事其義一也。長如王制所

謂五國以為屬屬有長伯如王制所謂二百一十
國以為州州有伯是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言文武立政三宅之官也。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
也。牧常伯也以職言故曰事。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此侍御之官也。趣馬掌馬之官。小尹小官之長。攜
撲攜持僕御之人。百司若司裘司服庶府若內府
大府之屬也。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

吉士

此都邑之官也。呂氏曰：大都小伯者，謂大都之伯。小都之伯也。大都言都不言伯，小伯言伯不言都，互見之也。藝人者，卜祝筮匠執技以事上者。表臣百司，表外也。表對裏之詞。上文百司蓋內百司，若內府內司服之屬，所謂裏臣也。此百司蓋外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太史者，史官也。尹伯者，有司之長。聲如有人，內饗膳夫，則是數尹。

之伯也。鍾師尹鍾磬師尹磬太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也。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至於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扈衛親近而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恐其或興淫巧機詐以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諱惡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維體統所繫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治郊畿不預百司之數者，既條陳歷數，暗文武之衆職而總結之曰：庶常吉士庶衆也。言在文武之廷無非常德吉士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此諸侯之官也。司徒主邦教，司馬主邦政，司空主邦土。餘見牧誓。言諸侯之官莫不得人也。諸侯之官獨舉此者，以其各位通於天子歟。

夷微盧烝三亳陟尹

此王官之監平於諸侯四夷者也。微盧見音現並同。經亳見史二亳蒙為北亳，穀音為南亳，偃師為西亳。烝或以為衆，或以為夷名。次未詳。古者險邑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平王官治音之。參錯於

五服之間是之謂尹。地志載王官所治非一。此特舉其重者耳。自諸侯三卿以降，惟列官名而無他語。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夫音上自王朝，船內而都邑外，而諸侯遠而夷狄莫不皆得入以為官使，何其盛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

以克俊有德。

文王惟能其宅心，能者能之也。知之至信之篤之謂。故能立此常任常伯，用能俊有德也。不言

準人者因上章言文王用人而申克知三有宅心之說故略之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

牧夫是訓用遠。

庶言號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慎國之禁戒儲備也。有司有職主者。牧夫牧人也。文王不敢一以侵庶職。惟於有司牧夫訓勅用命及違命者而已。漢孔氏曰。勞於求才。日。於。任賢。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上言罔攸兼則猶知之特不兼其事耳。至此罔敢知則若未嘗知有其事。蓋信任之益專也。上言庶言此不及者號令出於君有不容不知者故也。呂氏曰。不曰罔知于茲而曰罔敢知于茲者徒言罔知則是莊老之無為也。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敬畏思不出位之意。毫釐之辨學者宜精察之。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

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不不基

率循也。救功安天下之功。義德義德之人。容德容德之人。蓋義德者有撥亂反正之才。容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成德之人也。周公上文言武王率循文王之功而不敢替其所用義德之人。率循文王之謀而不敢違其容德之士。意如魏叔闕天散。宜生泰顛南宮适之徒。所以輔成王業者。文用之於前。武任之於後。故周公於君奭言五臣克昭文王受有殷命。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正由此叙文武用入而言並受此不不基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我者指王而言。若順也。周公既述文武基業之大。歎息而言曰。孺子今既為王矣。繼此以往。王其於立政立事。準人牧夫之任。當能明知其所順。順者其心之安也。孔子曰。察其所安。人無所不安。其所順者。知人之要也。夫既明知其所順。果正而

不他然後推心而大委任之使展布四體以為治
相聲助左音右所受之民和調均齊獄慎之事而
又戒其勿以小人間之使得終始其治此任人之
要也民而謂之受者言民者乃受之於天受之於
祖宗非成王之所自有也

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又我

受民

未終惟思也自一話一語之間我則終思成德之
美士以治我所受之民而不敢斯須忘也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三歲生孺子主矣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

惟正是又之

前所言禹湯文武任人之事無非至美之言我聞
之於人者已皆告孺子王矣文子文孫者成王武
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成王之時法度彰禮樂
著守成尚文故曰文誤失也有所兼有所知不付
之有司而以已誤之也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官

正酒正之正指當職者為言不以已誤庶獄庶慎
惟當職之人是治之下文言其勿誤庶獄惟有司
之牧夫即此意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
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自古及商人及我周文王於立政所以用三宅之
道則克宅之者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克由繹之
者能紬繹用之而盡其才也既能宅其才以安其
職又能繹其才以盡其用茲其所以能俾乂歟

國則固有立政用檢人不訓于德是罔顯
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檢人其惟吉
士用勗相我國家

自古為國無有立政用檢利小人者小人而謂之
檢者形容其沾沾便便之狀也檢利小人不順
于德是無能光顯以在厥世王當繼今以往立政
勿用檢利小人其惟用有常吉士使勉力以輔相
我國家也呂氏曰君子陽類用則升其國於明昌

小人陰類用則降其國於晡昧陰陽分降亦各從其類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

有司之牧夫。

始言和我庶獄庶慎詩則勿有間之繼言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至是獨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蓋刑者天下之重事挈其重而獨舉之使成王尤知刑獄之可畏必專有司牧夫之任而不可以已誤之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
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
武王之太烈。

詰治也治爾戎服兵器也陟升也禹迹禹服舊迹也方四方也海表四裔也言德威所及無不服也觀見也耿光德也太烈業也於文王稱德於武王稱業各於其盛者稱之呂氏曰兵刑之大也故既言庶獄而繼以治兵之戒焉或曰周公之訓稽其

所弊得無啟後世好大喜功之患乎。曰周公詰兵之訓，繼勿誤庶獄之後，狎胸以叛獄，犬獄之間尚恐一刑之誤，况六師萬衆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乎。推勿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詰戒兵之戒，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民命者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并周家後主而戒之也。常人，常德之人也。率陶曰：彰厥有常，士曰：常人與。士曰：同實而異名者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

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此周公因言慎罰而以蘇公敬獄之事告之。太史使其并書以為後世司獄之式也。蘇國名也。左傳：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周公告太史以蘇忿生為司寇，用能敬其所由之獄，培植基本以長我王國，令於此取法而有謹焉，則能以輕重條列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矣。

周官

成王訓迪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名之亦訓
辨也。今文無古文有。○按此篇與今周禮不
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或謂公孤兼官
無正職故不載然三公論法麟道經邦三孤
貳公弘化非職乎職任之大無踰此矣或又
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保然以師保之尊
而反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又此言六年
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
音現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亦與此不
合是固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
公方條治聲重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所謂

未及者鄭重而未及也。書未成而公
其間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冬官亦缺
要聲之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惜
哉讀書者參互而考之則周公經制可得而
論矣。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
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

官

此書之本序也。庭直也。葛氏曰：弗庭弗來庭者，六服侯甸男采衛并畿內為六服也。禹貢五服通畿內。周制五服在王畿外也。周禮又有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與此不同。宗周鎬京也。董晉也。治官凡治事之官也。言成王撫臨萬國巡狩侯甸四方征討不庭之國以安天下之民。六服諸侯之君無不奉承周德。成王歸于鎬京。晉正治事之官外攘之功舉而益嚴內治之修也。唐孔氏曰：周制無萬國惟伐淮夷非四征也。大言之爾。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未危之前，即下文明王立政是也。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

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

倍亦克用。又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百揆無所不揔者，四岳總其方岳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百揆四岳總治于內，州牧侯伯總治于外，內外相承，軀統不紊，故

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
會通制其煩簡官數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
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

時若訓迪厥官

逮及時是若順也成王祗勤于德早夜若有所不
及欲蓋脩德者任官之本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

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立始辭也三公非始於此立為周家定制則始於
此也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傳之德義師道
之教訓此所謂三公也陰陽以氣言易曰一陰一
陽之謂道是也論者謂明之謂經者經綸之謂燮
理者和調之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
育者豈足以任此責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

地弼予一人

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天地以形言化者夫地之用運而無迹者也。易曰乾園天地之化是也。弘者張而大之。寅亮者敬而明之也。公論道孤弘化公燮理陰陽孤寅亮天地公論於前孤弼於後公孤之分如此。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冢大宰治也。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為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擾馴也。地官卿主國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唐虞司徒之官固已職掌如此。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春官卿主邦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春官於四時之序為長。故其官謂之宗伯。成周合樂於禮官謂之和者蓋以樂而言也。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平謂強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之大者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秋官卿主寇賊法禁群奸攻劫曰寇詰姦慝刑強暴作亂者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於未然也

氏曰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推鞠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順天時以與地利按周禮冬官則記考土之事與此不同蓋本闕冬官漢儒以考土記當之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官以倡九州之牧自內達之於外政治明教化洽兆民之衆莫不阜厚而化成

也。按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也。呂氏曰家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家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為六者網在綱中也。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家宰之與五卿並列於六職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主乃時巡考制度

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巡狩時巡者猶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者猶

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諸侯各朝方岳者猶舜之肆覲東后也大明黜陟者猶舜之黜陟幽明也疏數音疏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

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

懷

建官之體統前章既訓迪之矣此則居守官職者

咸在曰凡有官君子者合尊卑大小而同訓之也
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言敬汝所王之職
謹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
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
不敬信懷服矣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

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

荒政不學墻面蒞事惟煩

學古學前代之法也制裁度也迷錯繆也典常當
代之法也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
至備凡蒞官者謹師之而已不可喋喋利口更改
而紛亂之也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荒
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墻面立必無所見而舉錯
煩擾也蘇氏曰鄭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
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
人法並任而任人為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
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
政清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今律令而已人之
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

有所闕豈非入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司請立新法者日益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於此哉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

乃罔後艱

此下申戒卿士也王氏曰功以志崇業以仁廣斷以勇克此三者天下之達道也呂氏曰功者業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雖有二當幾

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虛用而終蹈後艱矣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

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祿不與侈期而侈自至故居是位當知所以恭饗是祿當知所以儉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當有實得於已不可從事於偽作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日休休焉作偽則掩護不暇故心勞而日著其拙矣或曰期待也位所以崇德非期於為驕祿所以報功非期於為

後亦通

居寵思危固不惟畏弗畏入畏

居寵盛則思危辱當無所不致其祗畏苟不知祗畏則入于可畏之中矣後之患失者與思危相似然思危者以寵利為憂患失者以寵利為樂所存大不同也

推賢讓能庶官乃不和政龐舉能其官

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賢有德者也能有才者也王氏曰道二義利而已推賢讓能所以為義大臣出於義則莫不出於義此庶官所以不爭而和蔽賢害能所以為利大臣出於利則莫不出於利此庶官所以爭而不和庶官不和則政必雜亂而不理矣稱亦舉也所舉之人能脩其官是亦爾之所能舉非其人是亦爾不勝任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三事即立政三事也。亂治也。篇終歎息。上自三事。下至大夫而申戒勅之也。其不及公孤者。公孤德尊位隆。非有待於戒勅也。

君陳

君陳臣名。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詞。史錄其書以君陳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

第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言君陳有令德。事親孝。事上恭。惟其孝友於家。是以能施政於邦。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陳氏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自王城言之。則下都乃東郊之地。故君陳畢命。皆指下都為東郊。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有保之親。師教之。保安。

乏民懷其德君陳之往但當謹其所司率循其常
勉明周公之舊訓則民其治矣蓋周公既沒民方
思慕周公之訓君陳能發明而光大之固宜其翕
然聽順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呂氏曰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復舉周公精

微之訓以誥之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謂周公之訓也既言此而揭之以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則是四言為周公之訓明矣物之精華固無二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間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必芬是豈黍稷之馨哉所以必芬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周公之訓固為精微而舉以告君陳尤當聲其可自殷頑民言之欲其感格非可刑驅而勢迫所謂洞達無間者蓋當深者非反也自周公法度言之典章雖其苟無前人之德

則索_各及_各狀_各業_各蕭_各乃_各結_各徒_各為_各陳_各迹_各也_各故_各勉_各之_各以_各用_各
是_各猷_各訓_各惟_各日_各孜孜_各無_各敢_各逸_各豫_各焉_各是_各訓_各也_各至_各精_各至_各微_各
非_各日_各新_各不_各已_各深_各致_各敬_各篤_各之_各功_各孰_各能_各與_各於_各斯_各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

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未見聖如不能得見既見聖亦不能由聖人情皆
然若陳親見周公故特申戒以此君子之德風也
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君陳克由周公之
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矣

圖厥政其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

虞庶言同則繹

師衆虞度_{達各}也_各言_各圖_各謀_各其_各政_各無_各小_各無_各大_各莫_各或_各不_各
致_各其_各難_各有_各所_各當_各廢_各有_各所_各當_各興_各必_各出_各入_各反_各覆_各與_各衆_各共_各
虞_各度_各之_各衆_各論_各既_各同_各則_各又_各紳_各抽_各繹_各而_各深_各思_各之_各而_各後_各行_各
也_各蓋_各出_各入_各自_各爾_各師_各虞_各者_各所_各以_各合_各乎_各人_各之_各同_各庶_各言_各同_各
則_各繹_各者_各所_各以_各斷_各於_各己_各之_各獨_各孟子_各曰_各國_各人_各皆_各曰_各
賢_各然後_各察_各之_各國_各人_各皆_各曰_各可_各殺_各然後_各察_各之_各庶_各言_各同_各則_各
繹_各之_各謂_各也_各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
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
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言切於事謂之謀言合於道謂之猷道與事非二也各舉其甚者言之良以德言顯以名言或曰成王舉君陳前日已陳之善而歎息以美之也○
氏曰成王始失斯言美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心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

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為此言矣嗚呼此其所以為成王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不訓無依勢作威
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此篇言周公訓者二曰懋昭曰式時至此則弘周公之不訓欲其益張而大之也君陳何至依勢以為威倚法以侵削者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髮不於入而於已私意也非公理也安能不作威以削乎君陳之世當寬和之時也

然寬不可_レ於寬。必寬而有其制。和不可_レ於和。而後容以和之。而後可以_レ和厥中也。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

勿宥。惟厥中。

上章成王慮君陳之徇已。此則慮君陳之徇君也。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徇君以為生殺。惟當審其輕重之中也。

有弗弇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正辟。乃

辟。

其有不順于汝之政。不化于汝之訓。刑之可也。然刑期無刑。刑而可以_レ止刑者。乃刑之。此終上章之辟。

狃于女姦。尤敗常亂俗。二細不宥。

狃習也。常。典常也。俗。風俗也。狃于女姦。尤。與夫。皆毀敗典常。壞亂風俗。又犯此二者。雖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關者大也。此終上章之宥。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無忿疾人之所未化無求備人之所不能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必有所忍而後能有所濟然此猶有堅制力蓄之意若洪裕寬綽恢恢乎有餘地者斯乃德之大也忍言事容言德各以深淺言也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其或

不良

王氏曰脩謂其職業良謂其行胡孟反義職業有脩與不脩當簡而別必列之則人勸功行義之良者以率其不良則人勵行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

爾克敬典在德時乃固不變允升于大

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

于永世。

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澆堅先薄者以誘於習俗而為物所遷耳。然厚者既可遷而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友薄歸厚特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為爾。民之於上固不從其令而從其好。大學言其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蓋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已實之感。提於桴鼓所以時

乃罔不亦而信升于大猷也。如是則君受其福臣成其美而有令名於永世矣。

顧命

顧遠視也。成王將崩命群臣立康王。史序其事為篇謂之顧命。鄭玄云。面首曰顧。臨死叩顧而發命也。今又古文皆有。○呂氏曰。成王經三監之變。王室幾于搖。故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正其始。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始生魄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

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王發大命臨群臣必齋戒沐浴會疾病危殆故但洮盥頰而扶相者被以衮冕憑玉几以發命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

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者太保奭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冢宰第一名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太保畢毛三公也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平時則召六卿使率其屬此則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

不獲誓旦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此下成王之顧命也。自嘆其疾大進，惟危殆病，日至既彌甚，而留連恐速死，不得誓旦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命汝，統言曰疾甚，曰病。

昔君文王武王，官重光，莫麗陳教，則肆肆

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武猶文，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莫定，播依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格。

則民皆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於周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

昏逾。

侗，愚也。成王自稱，言其敬迎上天威命，而不敢少忽，嗣守文武大訓，而無敢昏逾天威天命也。大訓，述天命者也。於天言天威於文武言大訓，非有二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

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釗康王名成王言今天降疾我身殆將必死弗與弗悟爾庶幾明是我言用敬保元子釗大濟于艱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懷來馴擾安寧勸道皆君道所當盡者合遠邇小大而言又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溥而不可有所偏滯也。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

幾。

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為人者自治於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求也貢進也成王又言群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於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於一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

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成王垂絕之言而拳拳及此其有得於周公者亦深矣○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_レ死於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措宜哉

茲既受命遷出綴衣于庭越翼曰乙丑王

崩

綴衣帷帳也群臣既退徹出帷帳於庭喪大記云疾病君徹懸東首於北牖下是也於其明日王崩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僕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

翼室恤宅宗

桓毛二臣名也太公望子為天子虎賁氏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僕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于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為憂居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

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八
百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為憂
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
降闡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庭猶不聞然後
知周家之制由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

丁卯命作冊度。

命史為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伯相召公也。召公以西伯為相須取也。命士取材。

木以供喪用。

狄設黼衣綴衣。

狄下士。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狄人
設階蓋供喪役而典設張去声周禮掌次之事者
也。黼衣音屏風畫為斧文者設黼衣幪帳如成王
生存之日也。

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

此平時見群臣覲諸侯之座也。敷設重席所謂天
子之席三重者也。篋席桃竹枝席也。黼白黑雜績

純緣音院也。華彩色也。華王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所設也。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是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此且夕聽事之坐也。東西廂謂之序。底席蒲席也。綴雜彩文貝有文之貝以飾几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此養國老饗群臣之坐也。豐席筍席也。畫彩色雕刻鏤也。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此親屬私燕之坐也。西廂夾室之前筍席竹席也。紛雜也。以玄黑之色雜為之。緣漆漆几也。牖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牖戶之間謂之扆。天子負扆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坐之正也。其二席各隨事以時設也。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平主之坐也。

越王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

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徠之舞衣

大貝鼗鼓在西房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

矢在東房

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先王所寶器物赤
刀赤削音鞘朱其刀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
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壁也琬琰圭
名夷常也球鳴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
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二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

居中者易太傳所謂河出圖是也徠國名徠國所
制舞衣大貝如車渠鼗鼓長八尺允和皆古之巧
工垂舜時共音工舞衣鼗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
巧中去聲法度故歷代傳寶之孔氏曰弘璧琬琰大
玉夷玉天球王之五重也呂氏曰西序所陳不惟
赤力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夷玉
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都玩可識矣愚謂寶
玉器物之陳非徒以為國容觀美意者成王平日
之所觀閱乎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楊氏中
庸傳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
守也於頌命陳之示能傳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大輅王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
車輅也王之五輅主輅以祀不以封為最貴金輅
以封同姓為次之象輅以封異姓為又次之車輅
以封四衛為又次之木輅以封蕃國為最賤其行
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乘王輅綴之者金
輅也故金輅謂之綴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
之先輅以木輅為先輅則車輅象輅為次輅矣賓

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面南嚮也塾南側堂也五
輅陳列亦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典輅云若有大
祭祀則出輅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為
常禮也又按所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為上者成王
殯在西序故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
執戈上刃夾兩階祀一人冕執劉立于東
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

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

銳立于側階。

弁。士服。雀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為之。惠。二十隅。茅。路寢門。一名畢門。方。內外嚮也。堂。簾曰。凡冕。大夫服。劉。銳屬。斨。瞿。皆斨屬。銳。當作銳。說文。曰。銳。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銳。讀若允。東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東西垂。各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陛之階上也。○呂氏曰。古者執戈。斨以宿衛。王官皆士。大夫之職。無事。

而奉燕私則後。七恭。容養德而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朝數刻而周廬。註。宿衛之廬。陛楯。或環以推理。豎悍之徒。有志于復古者。當深繹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濟卿士。邦君麻冕蟻

裳。入即位。

麻冕。二十升。每升十。八。縷。麻為冕也。濟。升也。康王吉服。自西階升堂。以受先王之命。故曰賓階也。蟻。玄色。

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不言升階者後王賓階也入即位者各就其位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纁今蟻裳者蓋無事于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

上宗奉同瑁由阼階濟太史秉書由賓階

濟御王冊命

太宗宗伯也彤纁也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相去禮故皆祭服也介大也太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二寸同爵各祭以酌酒者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璧以齊瑞信也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有王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以冊命御王故特書由賓階以升蘇氏曰凡王所臨所服用皆曰御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

周邦率循天下變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

禮記集解 卷九

光訓

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口陳者也皇太后君也言大君成王力疾親臨王九道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曰汝者又前子名之義下法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大法之大也燦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對揚文武之光訓也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

四方以敬忌天威

眇小。而如亂治也。王拜受顧命起答太史曰眇眇然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退託於不能也。顧命有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語故太史所告康王所答皆於是致意焉。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啗上宗曰饗

王受瑁為王受同以祭宿進爵也祭祭酒也啗奠爵也禮成於三故三宿三祭三啗葛氏曰受上宗

同瑁則受太保介圭可知宗伯曰饗者傳神命以饗告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

同拜王答拜

太保受王所啐之同而下堂盥洗更音用池同秉璋以酢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瓚裸音賈同戶太宗執璋瓚亞裸報祭亦亞裸之類故亦秉璋也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答拜者代尸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音去太保酢者也太保供王故宗人供太保

太保受同登嘏室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以酒至齒曰嘏太保復受同以祭飲福至齒室居也太保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又拜主復答拜太保飲福至齒者方在喪致飲神之賜而不其其味也若王則喪之玉非徒不其味雖飲福亦廢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侯

太保下堂有司收徹器用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言諸侯則卿士以下可知侯者侯見新君也

康王之誥

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于顧命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
黃朱賔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
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漢孔氏曰王出畢門立應門內鄭氏曰周禮五門

一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

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韜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

蓋內朝所在也周中分天下諸侯王以二伯自陝

音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王之召公率西

方諸侯蓋西伯舊職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繼周公

為東伯矣諸侯入應門列于左右布陳也乘四馬

也諸侯皆陳四黃馬而朱其鬣以為廷實或曰黃

朱若籬厥玄黃之類賓諸侯也稱舉也諸侯舉所

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一二見音現下非一也為

王蕃衛故曰臣衛敢執壤地所出奠贄音至皆再拜

首至地以致敬義宜也。義嗣德云者，史氏之辭也。康王宜嗣前人之德，故答拜也。吳氏曰：穆公使入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仁夫公子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蓋為後者，拜不拜，故未為後也。弔者，含諛者，禭者，升堂致命，王孤拜稽顙，成為後者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為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為後也。且純乎吉也。答拜既正其為後，且知其以喪見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丹拜稽首曰敢

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

誕受姜若克恤西土

冢宰及司徒與群臣皆進相揖定位又皆再拜稽首陳戒於王曰敢敬告天子亦不敢輕告且尊稱之所以重其聽也曰大邦殷者明有天下不足恃也姜若未詳蘇氏曰姜姜里也文王出姜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或曰姜若即下文之厥若也姜厥或字有訛謬西土文武所興之地言文武所以大受命者以其能恤西土之衆也進告不言諸侯以

丙見外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
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

寡命

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未死未謚是故曰新陟王畢
盡協合也好惡並去在理不在我故能盡合其賞
之所當賞罰之所當罰而克定其功用施及後
人之休美今王嗣位其敬勉之哉皇天也張皇六

師大戒戎備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寡得之基命也
按召公此言若導王以尚威武者然守成之世多
溺宴安而無之志苟不詰爾戎兵奮揚武列則廢
弛怠惰而陵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
周公於立政亦懇上言之後世墜先王之業志祖
父之讎上下苟安甚至於口不言兵亦異於召公
之見矣可勝音嘆哉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報誥而不及群臣者以外見內康王在喪故稱名
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也

昔君文武不平富不務處底至齊信用昭
明于天下則亦有能罷之士不二心之臣
保又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
付畀四方

不平富者溥博均平薄歛去富民言文武德之廣也。不務處者不務外惡輕省刑罰言文武罰之謹也。底至者推行而底其至也。齊信者無盡而極其

誠也。文武務德不務罰之心。推行而底其至。無盡而極其誠。內外克實。故光輝發越。用昭明于天下。蓋誠之至者不可掩也。而又有能罷武勇之士。不二心忠實之臣。戮力同心。保又王室。文武用受正命於天。上天用順文武之道。而付之以天下之大也。康王言此者。求助群臣諸侯之意。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
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

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

無遺鞠子羞。

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康王言文武所以命建侯邦，植立蕃屏者，意蓋在我後之人也。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綏爾祖考，所以臣服于我先主之道，雖身守國在外，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上之憂勤，其順承之毋遺我稚子之恥也。

群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始相揖者，揖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退也。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並音貫下。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音咨。大功之服，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音現。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音忍。答拜。聖人復扶又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

晉苑ユヱ晉平公ヘイコウ將以幣行テ子產曰カ喪安用幣ラ子皮固請以行テ既苑ユヱ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テ叔向辭之曰カ大夫之事畢矣シ而又命孤ニ孤斬焉ニ在衰ニ經ニ音ニ催ニ之中ニ其以嘉服見テ則喪禮未畢シ其以喪服見テ是重受帛也シ大夫將若之ハ何ニ皆無辭ハ以退ク今康王既以嘉服見テ諸侯而又受乘黃朱帛之幣ラ使周公在シ必不為此シ然則孔子何取レ此書也カ曰カ至矣シ其父子君臣之間ニ教戒深切ニ著明ニ足以為後世法シ孔子何為不取レ哉カ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辨セ

書經集註九卷終

